



少年琴夢：

從大鵬灣到飛行線的青春樂章

文、圖 / 張子

民國五十七年我考入空軍幼年學校十七期，離開臺東那片熟悉的田野，踏入人生全然陌生的新世界。一個來自農家的土孩子，初到東港大鵬灣，只覺得一切都新奇得讓人眼花撩亂，就像是劉姥姥進大觀園。西部人的語言、習慣、思維，樣樣都像是一場場文化衝擊。

同寢的上下舖室友王同學，來自新竹，是個公教家庭子弟。雖然出身不同，但他一樣在這個農工商軍公教混雜的大熔爐裡，努力尋找自己的位置。我們一東一西，天差地別，卻因為相似的孤單與適應的痛苦，在莫大壓力的夾縫中互相傾訴、取暖，久而久之，成為了無話不談的莫逆之交。

某晚，王同學說他和幾個同學衝突，一言不合要在半夜在寢室後方的鐵塔下「攤牌」，邀我一同前往。他問我：「你打過架嗎？」

我點頭說起往事。初中時，有位姓段的兒時玩伴和別校人馬起了衝突，為了義氣，我們抄傢伙在街頭尋仇，把對方嚇得落荒而逃。

我也曾因初上籃球場，根本不懂規則，看見球飛出界也不敢救，被一群人冷嘲熱諷：「死臺客，笨死了！」可我從沒接觸過籃球。那股委屈與怒氣，讓我毫不猶豫答應：上，就是

兄弟。

他手握一塊紅磚，我驚訝：「太狠了吧？」

他笑笑：「不狠，他們不怕。」

於是，我們在鐵塔下展開一場「Solo」，拳來腳往，一觸即散，沒人真的要致命，但每一拳都在吶喊：別欺負我！

隔天，隊職官見到幾人臉上、手上多了擦傷，大家口徑一致說「不小心跌倒的」，誰也不提前夜鐵塔下的風暴。

少年人的拳頭，是宣示，也是一種防禦：我不弱，別惹我。

那些打過一架的反倒成了好朋友。七年同窗的歲月，就是這樣打打鬧鬧中培養出親愛精誠的革命感情。

王同學是吉他好手。他的歌聲帶點沙啞磁性，每一句都唱進人心。而我從小也喜歡音樂。初中時，音樂老師陳新添發現我在五線譜與口琴上的天賦，送我參加縣政府比賽。那年，我靠一把口琴，用舌頭拍打節拍做出獨特伴奏，拿下樂器比賽冠軍。還以一首新疆民謠《青春舞曲》奪下歌唱比賽第一，領了縣長獎，心中從此埋下一個夢想：「有一天，我要站上舞臺，唱歌給很多人聽。」

幼校有輕音樂社團，我與王同學

自然加入，他當然選擇吉他，我則初試管樂：小號、薩克斯風。

某天他說：「我專長彈Solo獨奏，但少一個會彈Chord和弦的，配合起來才有靈魂。你不如改學吉他，我教你。」於是，我從零開始。他從頭教起，不厭其煩，一點一滴把我的手指變成能撥動心弦的工具。

吉他真不是容易學的樂器。起初連怎麼握琴、怎麼按弦都摸不著頭緒，指尖一觸碰到冷硬的鋼弦，就像被針刺，每一下都像是皮開肉綻的痛。和弦總按不準，節奏老是亂拍，反覆練了一整晚，換來的只是腫脹起泡的指尖和滿腔的挫敗感，旋律依然彈不出半句，心卻早已千瘡百孔。

我練得咬牙，無數次想丟下吉他轉身離去，但每一次都被不甘心拉了回來，再一次把它抱緊。幼校荷花盛開的校園池畔，大鵬灣靜謐的碼頭，我們的青春就在那裡一點一滴地被琴聲打磨。

終於，時間沒辜負堅持。手指上的繭厚了，痛感不再，耳朵逐漸識得音準，旋律終於在指尖悄然綻放。輕音樂社的我們，從生澀的彈奏，苦練到能自彈自唱，在校園的小型康樂演出中登臺發光。那一次，我站在臺上，看見臺下掌聲如潮，熱淚奪眶而出

，這段用汗水、痛楚與不放棄鋪成的路，終於完成了人生第一個夢想：「站上舞臺，唱歌給很多人聽。」

升入空軍官校後，我們這群空軍幼校十七期的輕音樂社成員，幾乎無縫接軌，直接轉為「官校五十六期扁嘴魚合唱團」，一支早已磨合成熟的樂隊，從幼校走進更嚴謹的官校。

團長是才華洋溢的王同學，他身兼吉他Solo主奏。我與孟竹明負責Chord和弦伴奏，郭慶良與陳玄操持低音Bass，李力平與劉思平擔任鼓手，林建戎則以小提琴拉出優雅旋律，趙桂華打擊鈴鼓與響板；至於廖國勝、戴國士、陸大衛與趙光輝，則輪番擔任主唱，個個身懷絕技。五十四期學長葉威陽，甚至五十一期飛行教官蒲木生上尉偶爾也會來客串一下。

我們包辦了校內大小晚會與康樂活動，每年最盛大的莫過於聖誕節新年舞會，那是官校二、三、四年級學生難得穿著軍常服、打上領結、攜女友人校共舞的盛會。新生只能擔任禮儀接待，我們樂團則站在舞臺，從頭到尾不停演奏。樂聲動人，我們卻無緣踏入舞池，青春正好，卻無暇戀愛，那是熱血也帶點苦澀的代價。

四年官校歲月，我們幾乎把一切熱情都燃燒在西洋流行音樂裡。

那是個音樂奔湧的時代，六〇年代美軍大量駐臺，帶來的不只是軍事援助，還有鋪天蓋地的文化衝擊。美軍電臺AENT（後來成為ICRT）播放的「American Top 40」節目，是我們每日的精神糧食。我英文成績日漸進步，靠的不是課本，而是反覆唱誦那些英文歌詞。

我們合唱團日夜廢寢忘食練琴，為每場演出精雕細琢，追趕時代的脈動。記得三年級時，有次練到錯過了「政治訓練課程」這堂表面不重要、實則殺傷力驚人的課。我因是「榮譽學生」而被重懲記兩大過。當時的我們早已將名譽拋諸腦後，只想讓音樂更好，只想讓青春更響亮。還好這個懲罰紀錄不會永遠跟著學生走，畢業後還是一張白紙，現在回想起來覺得是年幼無知，也真不該觸犯校規。

民國六十三年九月，我們升上四年級，正式進入T88飛行訓練。不久後，五十三期學長朱家農中尉，邀請我們樂團前往臺南基地，為T88飛行完訓舞會助陣演奏。那天傍晚，學長唐定中中尉開著3/4噸軍械車來接我們，那原以為「半夜結束」的舞會，卻因學長們完訓後的亢奮與激情，徹夜未眠地延燒成了一場通宵達旦的狂

歡盛會。

我們準備的七十六首曲目，在半夜前便全數傾囊演奏完畢。可是舞會還在繼續，人群還在沸騰，我們只能一遍又一遍，反覆重彈那些熟悉的旋律，撐起這片熱血不息的場面。站在臺南基地飛行軍官俱樂部舞臺上，我望見臺下的聯隊長官、挺拔的飛官、英俊的見習官，全都撐到黎明，盡情釋放壓抑許久的戰鬥激情。

這場演出，對我們這些官校尚未畢業的小學弟而言，是一場震撼人心的「戰鬥教育」。原來空軍的戰力，不只是平時空中的魔鬼訓練，更是從這樣的狂歡中淬煉出的兄弟情、血性與豪情。

我們最後一次演出，是民國六十四年底，於臺東部訓練隊同學們舉辦的T88單飛舞會。自官校畢業至此時團員已分散過半，來部訓練隊受訓的僅剩幾位同學，規模雖小，情感卻更濃。那一夜，樂聲如火，青春如歌。

隔年，民國六十五年七月，我們T88訓練結束，分發至各部隊。王同學去了臺南第五八八聯隊，我派往桃園第五二八聯隊；孟竹明、林建戎、陳玄赴清泉崗第五四四聯隊，戴國士落腳嘉義第五九〇聯隊，陸大衛早先

便分發第五二八聯隊。從此，「兄弟登山，各自努力」，五十六期熱門音樂合唱團正式解散，封存在記憶的樂譜裡。

而今再回首，那段少年輕狂的歲月，依舊血脈賁張，因為我們曾那樣用力地燃燒過自己，曾以旋律譜寫出生命中最深刻的革命感情。

